

品乡愁一味

那一抹田园风情

汪宇堂

莺飞草长，蛙鼓蝉鸣，商城县上石桥镇，这座寂静的山区小镇进入了农忙时节。麦田开始翻耕灌溉，骄阳下的田野里雾气蒸腾，蛙鸣阵阵。布谷鸟掠过天空，不时亮起歌喉：“阿公阿婆，割麦插禾”，仿佛在催促人们不误农时抓紧复种。

农人高举起的牛鞭，在空中呼呼生风却不挥下，闲了一季的水牛撒欢似的向希望奔腾。犁耙水响，一犁一耙一滚，泥巴就烂熟了，撒上底肥，只等着刚吐芽的娇嫩谷子来着床。雨是神奇的催发剂，把一块块秧的秧苗催得密密麻麻，像一块块葱绿的绿毯。根根秧苗挺得像绿色的钢针，在春风中弹力十足，昂首挺胸。一天又一天，当禾苗长得郁郁葱葱时，农人们就会选个吉日，背着铁或木的秧马，要抢着开秧门了。

1.

我是在乡村田野摸爬滚打长大的，所以对宋朝诗人杨万里的《插秧歌》特别喜欢，也倍感亲切：“田夫抛秧田妇接，小儿拔秧大儿插。笠是兜鍪蓑是甲，雨从头上湿到脚。唤渠朝餐歇半霎，低头折腰只不答。秧根未牢莳未匝，照管鹅儿与雏鸭。”倘若没有亲身经历，很难描绘出这样一幅南国水乡的农耕风俗画，就像五柳老先生如不弃官种田，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样的诗句：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。”

拔秧，我从十来岁就与它亲密接触了；时田，却一直等到我青春燃烧的花季，才有缘投入它的怀抱。拔秧时分为早稻、中稻、晚稻三个不同季节。早稻秧苗娇嫩易断，生产队不让我们小孩参加；中稻都是种在山坞田里，栽插时间一般在端午前后，我们则都在上学；唯有晚稻是“双抢”时节，秧苗长得粗壮老道不会断，适合也特别需要我们“童

子军”参战。

每年“双抢”，全队中年妇女要抢收早稻，中年男子要抢耕抢耙，年轻人要抢种晚稻，拔秧只能由老年妇女和儿童组成的团队担任主攻。秧田都是安排在山崖口、山塘、水库底下的梯田里，一是能保障秧苗的供水，二是保证有水洗秧。相对来说，拔秧是“双抢”所有农活中最讨便宜的轻松活。我会把双脚踩进凉凉的烂坞田里，脑袋除了正午置顶太阳外，更多时间是被山峰底荫着；虽然同是弯腰活，但手上没有割稻那么费力，那么需要时刻绷着，腰部要松弛很多，有时还可以带着秧马以备腰痛之需。当然，拔秧的工分就低很多了。

我依稀记得，生产队拔秧工分是这样设计的：每拔100把秧记3分，耨秧苗则记4分，糯稻秧记5分，可见拔它们的困难程度是爬坡递增的。我每天从早拔到晚，一般顶多拔400把，算下来比割稻少近20分。当年，生产队如此“顶层设计”，是为了激励社员去干“热苦累”的农活，用当时时髦的说法就是：多劳多得、按劳分配！不过，也有一些人钻起了空子，为了稻秧把数多而减少每把秧的数量，这样每把秧苗就减肥瘦身了……

我学拔秧是跟爷爷学的，他老人家几十年一个样成习惯老了，无论是包工还是点工，所拔的秧苗，把把都是一个样。我看着别人投机取巧能带来工分，也就不听爷爷的话了，偷偷模仿人给秧苗减肥让“工分增效”。爷爷说：从小到大，无论是给自己干活还是给人家打短工，都要一样的老实本分，才不亏心。

小时候我怕水蚂蟥，为了挣工分又不能不下田。于是，一坐到秧田的秧马上，我就不停地甩动双脚，觉得这样蚂蟥就吸不上去了。果然还是孩子天真，无论你如何动，稍微一停，那个缩成一团的黑色蚂蟥就会游到你的腿肚子或脚背上。一只蚂蟥脚足了劲吸我的血，疼得我使劲拽，可是它被拽断了也不松口，我学大人对着它猛拍一巴掌，然后就能把它轻松摘下来了。如今提起蚂蟥，心里还是怦怦慌。

2.

“低头便见水中天，细雨蒙蒙好插田。顶笠披蓑成雁阵，拖泥带水若虫娟。飞梭织锦描历，很难描绘出这样一幅南国水乡的农耕风俗画，就像五柳老先生如不弃官种田，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样的诗句：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。”

插秧时每退一步，我感觉像是正在行叩首礼，头不停地点，膝盖不断地向后挪，手中献上的贡品就是那一棵一棵青葱欲滴的秧苗，脑海中幻想的是几个月后沉甸甸的金黄稻穗，期盼的是五谷丰登。

插秧，相比割麦、脱麦粒、耕田、薅秧，虽不算农忙时节的重体力活，但也需要一定技巧，需要持久的耐性和意志。爹娘告诉我：“插秧有一个很严谨的工序，首先要整田，

因为田整得好坏直接决定了秧苗长势、来年收成。”田整好之后，接下来就是栽秧。弯腰插秧插一会儿，我就感觉非常累，嚷嚷着腰疼，大人们总是笑着说：“小小年纪哪来的腰？好好干活！”于是我只好苦着脸继续插秧。

一般而言，插秧要左手拿一把秧苗，用右手三个指头，分别是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，先从左手分出三到四根秧苗，捏住秧苗的根部，然后用手指头破开泥水，把秧苗插到泥土中。有时一不小心，手指头就会被沉在泥浆里的锋利的玻璃碎片、螺壳划破，鲜血直流。那时的孩子没现在在珍贵，母亲找块白布条简单地包扎止血后，我就继续插秧。没过几天指头上旧伤愈合，又被砾石磨烂了皮，真是旧伤去了又添新伤。

每年的插秧季节，都是几家人一起合作。这家插完了再去另外一家，常常大人们累得坐着就不想起来。我们孩子还好，可以插一会儿偷一会儿懒，大人们就不行了。

3.

“两座大山对面排哟，听我把山歌唱起来；农户田中忙又忙，科学种地奔小康……”这是上世纪80年代前豫东地区乡村里传唱的一首薅秧山歌。每当我想到它，那一幅幅农村社员集体薅秧的场景便历历在目。

每年五月上旬到六月中旬，正是薅秧的时刻，也是我们老家大别山区梅雨来临的时节。连绵不断的阴雨使得气温下降，其他农活无法干，而五月上旬栽的秧子已经转蔚。所谓“转蔚”，就是栽的秧子已经定根，叶子已经发育。这时候，秧子正需要给它松松土、施施肥、拔拔草，薅秧正好弥补这个环节。

我刚下田时，直打转，站也站不稳，还踩倒了几株秧苗。不过没有多久，我就适应了这种劳动环境。我真佩服那些年轻的女社员，她们跟男社员一样，将裤脚扎到高处，咯咯地笑着，齐刷刷地踏进稻田里。曾经，有一个个子不高的女社员一进稻田，裤腿马上就“滤了豆腐”——被打湿了，引得大伙盯着看并发出阵阵的嬉笑声。她将头往上一扬，高声说：“这有什么好笑的？不就是裤子被打湿了吗，瞧你们那点出息！”

薅秧时，男女社员排成一行，我也算是其中一员。我边走边把秧子周围的泥土踩一踩，看见杂草就用手拔掉。在我行的前面，有一两个人边走边撒肥料，以便后面的人在薅秧时将肥料踩进土里。

薅秧就像一个热闹的节日，人们有的边薅边拉家常，有的边薅边摆龙门阵，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社员，边薅秧边嬉笑打闹，常常喜欢以唱民歌来活跃气氛，交流感情，以歌为乐。

突然，田埂上传来一阵锣鼓声。抬头一看，哦，田埂上站着两个人，一个胸前挂着一个鼓，一个手里提着一面锣。只听他俩边敲打着边唱起来：“大田薅秧么合起，喂哟喂，排

队排哟连花儿，你说嘛，一对鸳鸯么，呀嗨嗨，飞出来哟……”

大家在田里齐声叫好。有一个社员高声喊道：“王二川来唱一个，大家说要不要？”大家七嘴八舌地说：“要——！要——！”

王二川也不推辞，站起来清了清喉咙，就放开嗓子唱起来：“山桃红花满山头，淮河春水拍山流，花红易衰似郎意，水流无限似奴愁。”歌声高亢、浑厚，在天地间回荡，大家都停了脚步，听得如痴如醉。

后来我就跟着王二川拜了师，这才知道王老师的那句薅秧歌，不正是唐朝诗人刘禹锡的《竹枝词》诗吗？只不过将诗中的“蜀江”改为“淮河”，“依”改为“奴”。好家伙，真不简单哇！

王二川的歌声刚一落，一位30来岁、远嫁过来的辣妹子接着唱起来：“郎在田里妹在屋，拿起针线做衣服，郎做农活多辛苦，妹爱郎啊无它图。”

“这种民歌的特点是，它含有很多的滑音和装饰音，一般七言一句，四到六句一首，过门较多，极富变化，高亢嘹亮，婉转悠扬，转弯较多节奏难以掌握。其歌唱形式大多是以即时编唱为主，有即兴独唱、男女对唱、领唱、合唱，尤其是对唱时，一问一答为主，一锁一开，一句一递，环环相扣……”跟着王二川老师没少学东西，山歌里对歌最有特色。比如男的唱：下田栽秧行对行，秧根脚下有蚂蟥，蚂蟥爬到脚杆上，情妹望着少年郎。女的对着唱：树上有个桂桂阳，声声催你快插秧，栽的秧子像蛇样，回家哪个见婆娘？”

我就问王老师：“桂桂阳就是布谷鸟，‘像蛇样’是不是指秧子插得歪歪扭扭？”其实插秧的小伙都是高手，咋会是“像蛇样”呢？王老师说，那真是分心了，手在插而眼睛往姑娘脸上瞟。这时男的就会答：隔田栽秧三个娇，一样乖来一样高，我的妹子认得对，瓜子脸儿细眉毛。女的不依教：哥吧，栽秧就栽秧嘛！哪个尽打望啊？”

后来在与其他村民交流和劳作中，我渐渐感知这一首首劳动人民创造的农耕山歌、音乐，主要取材于时政、生产、生活、情歌、历史故事、传说故事，不仅能调节劳动氛围，还能激发劳动者对艰苦生活的热爱。

随着农业现代化的逐步推进，薅秧这种田间劳作在很多地方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，而与薅秧息息相关的薅秧山歌的气韵依然绵长，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。

4.

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……”复有贫妇人，抱子在其旁。右手秉遗穗，左臂悬敝筐。听其相顾言，闻者皆为伤。家田输税尽，拾此充饥肠。”这首《观刈麦》是唐朝诗人白居易任周至县尉时，有感于当地人民租税繁重、生活贫困所写的一首诗，作品对造成人民贫困之源的繁重租税进行指责，对自己无功无

除了一双帆布胶鞋。父亲的脚爱出汗，每到下雨天，父亲就穿筒胶鞋出门，鞋底垫一层厚厚的干谷草。每天回家谷草都是湿湿的——不是父亲的筒胶鞋里进了水，而是父亲的脚出汗打湿的。有时候，谷草没来得及换，隔了两天扯出来的谷草就变黑了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最害怕父亲的脚，只要他一回来换鞋，我就躲得远远的。心情好的时候父亲会逗我说：“我的脚就是有名的香港脚，这味道不是臭的，是豆豉巴的味道，香的！”我心想，明明这么臭，他还高兴得起来，也不讲究讲究。

走在乡间路上的父亲，仿佛每天都乐此不疲。我刚上小学的时候，父亲每天早晨出门前都会给我一毛零花钱，那时候一毛钱可以买到一块糖或一块冰糕。晚上回家的时候，父亲偶尔会给我和弟弟带一些别人送的果子之类，我们便开心不已。用着零花钱，吃着果子，完全忘了他的脚臭，只觉得心里甜甜的。

德又不劳动却能丰衣足食而深感愧疚。

如今，白居易所见的苦难已经烟消云散了，代之以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割麦时的那种酣畅淋漓，那种别具一格的醉人风情。

每年的小麦黄熟时，老爹老娘总是打电话给我们姐弟几个，然后直盼着我们回家割麦。那时候，金黄的麦子沿着古老的农谚摇曳着，迎着我急急地走上回家的路。

一进自家小院，老爹坐在长凳上正磨着一把把镰刀，似乎急于挥舞着它走近丰收的麦田。第二天，太阳刚爬上山岗，我们揉着惺忪的睡眼，一个个东摇西晃，只喝了一碗稀粥，就下地了。我以为我们够早了，到地里一看，好家伙，邻居家已经割一大片了！我不好意思地吐了一下舌头，自嘲地说：“他们是笨鸟先飞，我们快马加鞭赶得上。”

今年麦子很好，粒粒饱满，干硬芒尖。干了不一会儿，我的手上扎满了麦芒，胳膊上辣了几道指头粗的红痕。最要命的是，一起一伏的割麦动作，整得人头晕眼花。我脚上的袜子就像麦芒几百年未见的情人，麦芒紧紧地钻进去，摘也摘不掉，刺得脚又痒又痛。更难受的是那似火的太阳。在自己城里的家中，我多少次坐在阳台上享受日光浴，也曾趴在窗前上看小河潺潺，彩云飘动，日出日落，可是，麦田里的阳光却是那样的讨厌：它照到我身上是火辣辣的痛，刺得两眼冒金星；晒得手臂由白变红，由红变紫，嗓子也开始冒烟了。看一看时间才十点多，老天呀，是你故意作弄我吗？为什么年年收麦是在最热的夏天？”

当我再次钻进麦田里，只能蹲下一寸一寸地往那挪，手上了几个大血泡，每割一把麦子都疼痛难忍。而这时的太阳简直是一个大火球，晒得我们五脏俱焚。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一个个钻进阴凉里，拿起老娘事先提来的果汁、啤酒，直往嘴里灌。

可当我转过脸，看到了爹娘他们花白的头发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，脸上的汗珠一滴一滴往下淌，手中那把锃亮的镰刀，不紧不慢，在他们一起一伏的身影间飞舞飞扬。

看着爹娘佝偻的身影，我心里说：“老爹老娘，您二老这是何苦呀，为什么还是舍不得请收割机？钱到您手上就变成了废纸，一分也舍不得花，是存钱防老吗？可你们现在已经老了呀……”其实，我知道，他们更多是要趁着割麦的时节，把儿孙们一个个喊回来，陪在他们身边，陪着他们多说说说话。每当看到我们在田埂上、院子里嬉戏打闹，他们的脸上就乐开了花。

南风一起，垄上覆满乡愁，我能听见阳光里的喧嚷和夜晚土地熟睡时的梦呓。麦子是土地发出的声音，麦子的故乡是一方肥沃的粮仓。农家少闲时，月月人辛劳。那一抹汗湿大地的田园风景，总让我魂牵梦萦。

（作者单位：河南省南阳市人民检察院）

我为买房筹钱焦急时，母亲拿出父亲下岗清算的钱全部给我：“这是你爸爸的意思。”当我感觉到照顾孩子有困难，父亲说：“没事儿，你们实在忙，可以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，我帮你们养。”当我想改善住房，瞻前顾后怕还债困难时，父亲说：“我这下岗的快退休的人背着房贷都不怕，你们那么年轻怕什么！”

什么是父爱如山？父亲这座我背脊的大山，一直都在。父亲这座大山，就是他那平凡而普通的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，堆起来的。

自从村村通公路以后，父亲买了三轮车，用三轮车代替双脚已经有十来年了。十来年，父亲更换了四五辆三轮车，不知道父亲骑三轮车的里程是不是又绕了地球一圈？有了三轮车，父亲的脚不再那么臭，也不再那么湿了，可是父亲的脚老了，皱皱巴巴地布满了皱纹。

再过两年，父亲就要退休了。父亲说，退休了他就不做手艺了。其实我想，我和弟弟都长大了，父亲的双脚已经可以慢慢卸下家庭的重担，更轻松地走路了。

（作者单位：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检察院）



荷 王瑞绘画作品

虎丘竹林

王晴

夏日的热浪袭来了，一阵阵的，从地面向上升腾起的热气像要把你卷走。我望着明晃晃的日头生起了恹恹，伸出的脚缩了回来。

楼下那片夏能遮荫、冬可赏雪林子被管理人员剃了光头，被拖走满满两卡车树木的时候，我虚弱地喊了声：“别砍树啊，长这么多不容易呀！”旁边有人插嘴道：“别只顾着自己啊！想想我们这些住在低层的人啊，到了冬天一点阳光也没有。”我无言，默默看着那整棵整棵树木连着枝丫被拖走。

这片林子长了四五年，才长成蔚然成荫的模样，冬日不觉得有多好，到了夏日行走在绿荫下，清凉惬意，而我现在穿过林子的时候，跟跑似的。

这个大热天，就该躲进林子里。虎丘的竹林是不错的选择。有一年夏天，我踏进了虎丘。小时候去过几次，但我依稀只记得虎丘里面有座塔，每次去感觉又斜了几分；还有一方石池，从上面书写的红字来看，那石池并非普通之物，叫“剑池”，但不知其意。

那日，我在虎丘里里外外转了三圈，对虎丘有了新的认识，虎丘就是座竹林。这片竹林是1300年前王维笔下“弹琴复长啸，明月来相照”的“幽篁里”，是1600年前陶渊明笔下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的世外桃源，是王羲之“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”的“兰亭”。密密匝匝的竹林，里三圈外三圈，围得密不透风，根根竹子挺拔秀丽，高耸入云。我在竹下仰望竹顶的时候，发现茂密茂密的竹叶竟然把天空都遮挡住了，只露出一小片圆孔，天光就从那个圆孔里透进了进来，我站在竹下倒成了井底之蛙。

竹子不比其他树木。我观察过竹的生长，起初是棵小小的嫩芽破土而出，据说萌芽期很长，在土里能酝酿三四年，待长成盘根错节的根系后才破土，竹节一圈圈长粗，就长成了竹笋的样子。有好食之人开始围堵了，镰刀、铲子各种工具上场，一定要把那最嫩最青的挖走，这样炒过的菜肴才香才鲜。没被挖走的就成了幸运儿，几场春雨后，就开始疯长，有时一天能长一米，疯长三四月，倒有十几米高了。虎丘的竹子约莫长了几十年，估摸着也有数十丈高，砍下能做竹筒、箫管。小区栽种的竹子大都是毛竹，长不高，两三米长，做晾衣竿不错。由此想起一段晾衣竿和竹筒的对话，颇有意思：晾衣竿郁闷地问竹筒，同样是竹子做的，你为何价值不菲，而我不名一文？竹筒答：因为你只砍了一刀，我却承受了千凿万刻。这个寓言故事让我忍俊不禁，细品琢磨却隽永深刻。人啊人，需经历多少千锤百炼，才能雕琢成器？难怪君子常与竹相伴。

苏东坡感言：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”文人雅士在幽篁里不仅抚琴，还品茶、听泉、会友，所以竹林里不可少亭。虎丘的亭子种类繁多，有独亭、双亭、半亭、八角，飞檐翘角，格外精巧，亭中备有石桌石椅，供人休憩。有座“二仙亭”富有盛名，相传是吕洞宾和另一隐士在此下棋，一樵夫路过走近观棋，看得出神，一局棋结束后，樵夫回到家中，发现无人识他，一问才发现一局棋功夫，人间竟过百年。我走近“二仙亭”细细端详，亭子的梁坊下雕有精美的石雕，有“双龙戏珠”“鹤鹿同春”，富含美好寓意。

虎丘的亭子是连着水的，这水是江南弯弯细细的小溪流，不似大江大海般气势磅礴，即使要造出飞流直下的气势来，也是婉约、含蓄的。这小溪小流沿着嶙峋的怪石哗哗地，不知蜿蜒至何处，我沿着潺潺的流水在迷官般的竹林中去寻水的归路，见到了儿时记忆中的“剑池”。何谓“剑池”？我做了点功课，才把“剑池”看个大概。剑池不是一方石池，而是别有洞天，宽约45米、深6米，池中幽幽碧水，千年不干。相传，此乃吴王阖闾埋葬的地方。阖闾，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是谁？是吴王夫差的父亲。夫差、勾践、西施、范蠡、伍子胥……他们的故事流传了2500年，直至今今天依然脍炙人口。据说阖闾的陪葬品是3000把宝剑，这才是“剑池”的真正由来。

春秋战国时期战火连绵，青铜铸剑术已登峰造极。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中记载，阖闾——当时不过是公子光，与吴王僚势如水火，派刺客以献鱼之机，将藏于鱼肚中的短剑取出，成功刺杀吴王僚。千秋霸业终成过往，而今与王相伴的是他生前所爱的宝剑，但这毕竟是传闻，不知真假。据说考古界曾想将池中之水抽干进行挖掘，但测量后发现此池与虎丘塔相连，不便动土，此事便搁置，留给后人一个念想。水潭上方篆书“剑池”两个红字，也大有来头，相传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所书，苍劲有力；右边四个蓝字“风壑云泉”，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书写，颇为工整。不少文人墨客都到此游览过，游览后都想留下字墨，但真正留下并让人记住的，不多。

那日，我在竹林里逛得有些累，便就近择一台阶坐下，看那溪水潺潺竟汇入碧潭中。树影婆娑投映在潭心，风起时，落叶飘忽而下，跌落在水面上，像一叶小舟在潭中滑翔。清风为伴，那些千年风流雅士的名字在脑海中悠忽而过，他们在林中那些皎洁明亮的名色，抚琴、下棋、品茶、喝酒，畅谈古今，该是何等畅快恣意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）

父亲的脚

吴美瑜

